

## 四兄弟上考场

□黑王辉

高三那年,我和城城、阿正、老令一个寝室,四个人经常一起进进出出的,像亲兄弟一般。我和城城、阿正都是班里的尖子生,老令却是班主任眼中的“混子”。班主任几次警告我们不要因为和老令玩耍误入歧途,断了前程,而我们并不理会,依旧和老令亲如兄弟。

到年底,本来已经放寒假了,可是,学校临时决定,给全校前一百名的学生再开几天小灶,还特意从市里请了几名特级教师进行现场辅导。听到这个消息,尖子生们欢呼雀跃,我们三个本来也很高兴,说说笑笑回寝室时,却发现老令一个人在默默地整理被褥。我们闲聊时静下来。城城说,老令我们把你送到车站吧。老令说不用,一会儿就上课了,你们回教室吧,寒假回来可得把你们听的课给我讲一遍啊,我要是听不懂,你们挨个讲。我们慌忙说一定一定,

心中却泛起淡淡的忧伤。

补课的时候,阿正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儿。他向我们说了他的烦恼。城城说那好办,由大江负责写情书,我负责送。我说好,包在我身上。第二天,一封文采斐然的情书就到了那女孩手里。可那天,女孩并没有任何异样情绪。好不容易等到下课,我们拦住她,说要跟她聊聊。我俩着实夸奖了一番阿正,又说他学习怎么好。我们说的当儿,那女孩偷偷瞄了瞄阿正。过了两天,她就回信了,说同意交往,但是不能影响学习。我和城城欢呼雀跃,阿正也眉开眼笑。

“你们搞什么,快高考了,还在胡闹!”寒假过后,阿正沉浸在恋爱当中,我和城城沉浸在阿正的幸福里,大家都乐在其中,经常聊到半夜,老令受不了,就吼了我们。听老令说到高考,我们便不再言语。

阿正说,那女孩不理他了,叫她也不出来,碰见时还横眉冷对。“牛啥牛,不理我还不理你呢!”

阿正怒道。是啊,我们应和。高考临近,我们忙着学习,也顾不上他了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老令略施手段。

高考时,我们碰巧分在同一个考场,就结伴前去。走进考场时,我和阿正心事重重,只有老令和城城依旧乐天派,老令是自知无望,城城是成竹在胸。第一天考完,我们相约好了不谈考试,怕影响第二天的发挥。吃饭时,城城提议一人喝瓶啤酒,老令说,算了明天还要考试。城城说不怕,就一瓶。

那天夜里,分外燥热,由于吃了些烧烤,喝了凉啤酒,本来胃就不好的我拉起肚子。城城和阿正已经进入梦乡,我却一趟一趟往厕所跑。老令起身问我怎么了,我说,估计是吃坏了肚子,随后又向厕所跑去,回来却不见了老令。约摸一个时辰之后,老令才大汗淋漓地回来,他拿给我一些药,说赶快吃了。学校离县城中心好几里路,老令一定是蹬了很长时间的自行车去买

的,我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,赶紧把药吃了。吃药之后,肚子不再拉了,我很快入梦。

成绩下来了,城城考上了重点,我和阿正也考了个不错的本科,老令却名落孙山。我们相约着去老令家找他,告诉他再复读一年,我们在大学等他。老令说兄弟们算了吧,谢谢你们的好意,可我在不是读书的材料,我已经决定下海捞钱了。

上大学后,与老令的联系渐少。听说老令在南方混得不错,现在是知名企业的一名主管。我们三个也顺利毕业,走上工作岗位。其实,高考并不是通向成功的独木桥,只要有信心,只要懂得把握机会,任何人都可能取得成功。

## 高考前的“小私奔”

□董小蕾

高考时间未到,气氛却早到了。制造这些气氛有网络和电视新闻,左邻右舍的街坊讨论,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谈八卦。以往这个时节,听说也就罢了,如今不同了,我家也有了高考生。女儿平时学习一直不错,只是遗传了我的马虎性格,常常有点缺心眼。因为这个缺心眼,她一直活得很快乐,所以我的观念是不给她太多压力,让她变得不快乐。

可是公公曾是大学教授,婆婆是研究生出身,老公是书呆子一个,却偏偏看中我这个没文凭没背景的“森女”式女人。于是女儿便成了家里的重点培养对象,怕的是她长大了也像我一样没什么出息。

公公婆婆认定女儿要向她老爸那样发展才有前途,可女儿却是我的小棉袄,生来性情如我,所以平日她也惧怕跟爷奶呆在一起。如今因为高考,公婆搬来我家,说要来给女儿辅导指点,可我觉得怎么都像来监督我的,因为他们一直担心老公放任我们母女的散漫。

我跟女儿迷的动画不能看了,电视只能在适当的时候打开,以便关注新闻和高考动向。电脑每天只许女儿查资料时使用,饭菜也由婆婆一手操办。女儿的各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心里有几分愧疚,也有几分感激。婆婆一边督促女儿吃东西,一边重复讲当初他们是如何照顾老公考大学的。女儿接口说:“我可不想跟老爸有一样的人生……”话音未落,公公脸就黑了下来。女儿悄悄对我吐吐舌头,低下头继续喝她的营养汤。

24小时的人身和精神管理持续了一星期,女儿就搂着我的肩膀诉苦了:“妈,压力太大我会不会崩溃呀!”我正在网上找题材写文章呢,此时看到王功权通过微博发布的“私奔体”,于是不假思索地说:“不如星期天我俩出去玩一天吧?”女儿眉眼都活了:“玩一天?现在时间贵如油啊,三位家长不会同意吧!”

我对她一阵耳语,两人当下决定来个现实版私奔。

星期天我们母女起了个大早,先去爬山,再去公园,最后直奔游乐场。玩得兴起时,我打开手机开起来发了一条微博:“各位长辈,各位亲人,我放弃一切,和女儿私奔了。感谢大家多年的关怀和帮助,祝大家幸福!没法面对大家的期盼和信任,也没法和大家解释,也不好意思,故不告而别。叩请宽恕!”

我刚发完,电话就进来了,老公在电话里大叫:“你干啥呢,我一直刷新你的微博,这不,第一条就吓得我够呛。爷爷奶奶正生气呢,要是考不上,我也得跟你们一起私奔才行……”

我惭愧的眼神让女儿不安了,她挽住我的手臂贴地说:“算了,我俩的小私奔到此为止吧。妈,你放心,为了不让你为难,我一定会考上重点的!”

我搂过她的肩,欣慰又幸福地笑了。

一人一分高考情结,一人一段高考记忆;  
一样的夏天,一样的信念,一样的高考,不一样的故事……

# 高考那些事儿

## 那一年,我放弃高考

□裴庆美

那一年,距高考还有一个半月,我毅然决定放弃高考。一次同学聚会时,老师与同学们还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,为我放弃高考而惋惜不已。老师拉着我的手说:“当初以你的成绩,肯定能考上大学,你的人生也将会改写。”但我一点也不为当年放弃高考而后悔,我对老师说:“在命运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,却打开了一扇窗。我也有我应有的人生收获。”

那一年,是我人生的转折点,也是我家多灾多难的一年。那年,我与弟弟同时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——我高考,弟弟中考。弟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,他的志向是

县重点,志在必得。我心里清楚,弟弟是想通过苦读,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鲤鱼跳龙门的故事,早已根植于弟弟心中,他一直想做村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“鲤鱼”。弟弟说,他最看不得母亲佝偻着背操持农活的艰辛。我明白,弟弟的心愿是改写我们全家人的命运。然而就在那年,外出打工的父亲却发生了意外,失去了劳动能力。

父亲是在我考上高中那年出去打工的。当时,父亲听到我考取了重点高中,黑黑的脸庞竟然因为喜悦添了许多风采。当我给父亲说需要几百元的学费时,父亲沉默了。那晚,父母亲屋里的灯亮到很晚,依稀还听到母亲的抽泣声。第二日,母亲肿着眼为父亲收

行李,我这才知道,父亲做了一个决定,他要出去打工,为我挣学费。父亲说:“我就是因为没文化,才种了一辈子庄稼,你们可不能像我一样。”

父亲一走,就是三年。三年间,父亲没回过一次家,只是每学期按时把我和弟弟的学费寄回来。父亲一直说他打工的那个建筑工地条件很好,不让我们担心他。可是当年过半百的父亲出现在我眼前时,我禁不住模糊了双眼。父亲比以前更瘦了,目光浑浊,头发也白了大半,沟壑遍布的脸上,刀削一样的皱纹述说着父亲在外的沧桑。我摸着父亲粗糙的手哭了。而父亲,只是讪讪地笑。那笑里,满含歉意。我懂父亲,他没能

力供我们上学了。那一刻,一个念头在我心里产生:我辍学打工,把机会让给弟弟。

这个决心真正下定时,我经过了抽丝剥茧般的痛楚。那是我唯一的选择了。我是长子,我有责任与义务照顾好这个家。当我向父亲说明时,父亲哭得像个孩子,直说对不起我。弟弟争着要辍学,把机会让给我。最终谁也没拗过我的决定,我就在那年夏天,走向了另一条人生之路。打工期间,我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,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,渐渐地,我的文章竟也能走向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。同时,踏实肯干的工作精神也赢得了公司领导的赏识,使我一步步晋级升职。

## 高考,我考了三四回

□刘英杰

我和洪斌一样,高考考了三四回,考一次,便多一道烙印,洪斌说至今还会做有关高考的梦,梦里有扭曲也有激情,尽管现在早已大学毕业。

我和洪斌一直同班,是铁打的兄弟。第一次参加高考那年很张狂,学校组织几个成绩较好的高二学生报名考试,以示练兵。我和洪斌在年级里名列前茅,自然在列,看着同去考试的高三学长们如临大敌的窘迫,我和洪斌一路说说笑笑,大有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豪迈。入夏的天气很热,家长们拥挤在考场外面焦急地张望,看上去比场内更加紧张。第一天上午语文考试很轻松,那时的我已经喜欢舞文弄墨,顺着爱屋及乌,语文成绩相当不错。洪斌的优势则是下午的数学,两天的考试进行得很快,我们沉浸在初次经历高考又不在乎成绩的兴

奋当中。当然,学校对我们这次考试的结果相当满意,我和洪斌都过了二本线,这直接影响了我们高三那年对待高考的态度,也让我们的高三没有那么多压力。

喜报墙上我和洪斌的名字耀武扬威的时候,痛苦而又快乐的高三终于到来。有过了小试牛刀,心里便多了一分坦然,觉得比其他同学有了优越感。我不知道洪斌怎样,这种感觉大概伴随了我一个学期,同那次考试一样,似乎又超脱了众人之外。春节前后,我终于发现自己出了问题,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一直在倒退,起初觉得没有什么,越临近高考越明显。班主任老师都很着急,同我谈了几次心,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。洪斌基础牢靠,学习一直比较踏实,成绩也就比较稳定。而我比较浮躁,浅尝辄止,凭借小聪明突击应付考试,到关键时刻容易暴露弱点。洪斌也劝我赶紧收心,加强基础训练,我表面不在乎,心里却

有些惴惴不安,又有些侥幸。在侥幸和期待中迎来了高考,父母也一样焦急地守候在考场之外,然而我带给他们的却不是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也许是底气不足,我的分数令同学老师大跌眼镜,连当年的专科线都没有达到,真正一败涂地。洪斌好些,却依旧刚过二本线,没有进步。看着原本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都有了不错的学校,我们两个沮丧至极。

选择复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,那意味着屈辱,何况是对两个曾目空一切的优等生。“高四”那年,我和洪斌选择了一个班,立下约定,相互监督,一定要在第三次高考中一雪前耻。只有在这一年中,我才切实感受到了高三所应该有的充实紧张之感。每当我稍有出神,想拿起笔涂写风花雪月的时候,洪斌总在旁边提醒,让我不再有放松的念头。减压的方式也就换成了朗诵英文。洪斌的舒缓方式更加特别,他跟哥哥从小学了气功,每日上午

的课间休息便一个人躲在操场角落闭上眼睛打坐冥想,这让不明真相的同学十分惊诧,还以为有什么毛病。直到现在我还在问洪斌,你真的是练气功吗?他笑笑,不置可否。

冬去春来,我和洪斌终于走过了艰难的复读之路。三次模拟考试的成绩都还不错,却也丝毫不敢放松。高考那天,我能明显感觉到洪斌的紧张与不安,我也好不到哪里去,一直担心自己忘带了什么。这毕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去考场的路上,一起同行的有学校安排的高二学生,看着他们士气高昂的样子,我朝洪斌望去,相视一笑,也读懂了彼此心中的东西。正是这个笑容伴随了第三次高考,我很镇定,也很清醒,人生本就是一场大考,你不能存有侥幸之心,只有用心答之。

走出考场那天,我无比坦然,三次高考,三种心情,也是三个不同的境界。三次高考,我不后悔!